

此村只有唱戏的

吴梅英(龙泉)

一

已是春天, 这一片高山似乎还没从漫长的寒冬里苏醒过来, 厚重的冬装还没有脱去, 山色暗沉, 花苞像紧闭的眼。一顶带流苏的轿子缓缓从山坳进来, 像一张叶子, 迟疑地飘浮在山道上。拐过一道弯, 上了一座桥, 轿身颠簸了一下, 轿里的人跟着摇摆了一下。这时候, 罩在流苏下的藏青色轿帘被掀开, 一个戴着瓜皮帽的脑袋从轿子里探出来。

“停!”轿子上的人喊了一声。

轿子稳稳停在石桥上, 轿门打开, 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走下来。他站在轿子前, 抬眼向前望, 只见群山高耸, 如层叠的屏障, 树木蓊郁的山口, 两山绵延而下, 在流水淙淙处呈合抱之势, 像两只手臂, 紧紧环护着山内的村庄。

“此村定有大官, 宜步行进村, 不可冒昧。”好像是对轿夫说, 又像自言自语, 这位官员说着抬脚走下石桥, 走上了通往村口的石子路。轿夫抬着空轿紧跟其后。

石子路像一条长蛇, 顺着溪涧往村口延伸。路的左边, 田畴已被翻新, 桃树的新枝伸向路面, 像晃动的手, 欢迎着远方尊贵的来客。路的右边是长长的菜畦, 高大的茶树立在菜畦边上, 风吹来, 沙沙有声。溪涧隐匿在菜畦之外, 可以听见溪水奔腾的欢歌。渐近村口, 两溪汇合处, 一座庙宇静立水边, 一座崭新的五显庙。官员没有进庙, 在庙门前双手合十默立片刻, 就继续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又过一座石桥, 溪涧跑到了路的左边歌唱。路的右边, 一丘丘水田倒映着天空与青山, 白云像细纱, 缠绕在青山之上。一个水碓出现在水田的尽头, 沟渠里流水清清。继续往前走, 抬眼可见两株高大的古树隔溪而立, 一株柳杉, 一株香榧, 柳杉脚下是一座白墙黑瓦的禹王殿, 整个村庄就隐在这古树殿宇之中。

进得村来, 豁然开朗, 溪流两岸, 屋舍俨然。行至村中, 三水汇流处, 可见一桥, 桥的两边, 房屋野蘑菇一样向着山野生长。

几位白发老人坐于桥头, 望着渐行渐近的官员眯眯笑。

官员上前施礼。几句寒暄, 官员有意把话

往村里有大官上引。老人们听明白了, 哈哈大笑。

“此村只有唱戏的, 没有当官的, 班主就住山那边。”一老人对官员说。

二

夏日的午后, 张茂清坐在自家大堂的太师椅上休息。他手里的蒲扇轻轻摇动, 驱赶着飞到身边的蚊虫。阳光直射到天井上, 从天井铺向大门的石条发出强烈的反光, 映照得大堂明晃晃地发亮。张茂清感觉自己有些困了, 他耷拉着脑袋, 恹恹欲睡。

“师爷!”有人轻声呼唤。

张茂清抬起头, 睁开惺忪的眼, 看见那个叫茂宝的孩子站在跟前。茂宝后面, 一个年轻人弓着身子垂首而立。注意到师爷抬眼看他, 这位年轻人即刻向前迈出一大步, 抱拳, 双膝落地, 拜倒在张茂清面前。

张茂清坐直了身子, 伸手做出搀扶的姿势。年轻人马上起身, 抱拳, 退到一旁, 躬身垂首而立。

“从哪里来?”张茂清问。

“景宁。”年轻人答。

“路途遥远, 辛苦了!”张茂清的声音苍老而慈和, “去吧, 好好演。”

“师爷多多指点。”年轻人又是一揖。

“走啦。”茂宝叫了声, 蹦跳着出门而去。

年轻人转身, 走过天井石条, 跨出大门, 消失在张茂清的视线里。

张茂清已经很多年不演戏了, 但人们还是习惯叫他师爷。每年农历六月, 龙井庙会开始前, 上演菇神戏的戏班子都要先来拜望他。有时候是本村戏班子, 有时是外乡戏班子。班主们拜了师爷, 才敢登上龙井五显庙戏台演出。在龙井拜了师爷, 才敢去往其它地方的五显庙。

张茂清见过许多班主, 年老的, 年轻的。他们全都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 打躬, 作揖, 跪拜。望着一双双虔诚的眼睛, 张茂清总会想起自己的昨天, 仿佛自己刚刚十几岁, 正拜师学艺, 怎么一眨眼就老了呢?锣鼓的声音还响在耳畔, 有时候, 一些唱词会突然从他喉咙里涌出, 轻声哼几句, 戏台上的日子就又回来了。

张茂清记不清自己读过多少书, 编过多少传本, 带着龙井戏班子走过多少地方。但他记得自己在新建成的五显庙里演戏的情景。那是光绪 22 年, 他出演《空城计》, 饰孔明一角, 他的后背上, 插着两根长长的野鸡翎。他从后厅登上崭新的戏台, 面向着前方缭绕香烟中的五显大帝声声清唱。春亭和天井里, 坐满摇着蒲扇抬头看戏的人, 两边厢房也人满为患。楼上雕花的长廊边, 可以看见许多层叠着向戏台观望的脸。他记得下午的阳光斜照在天井里, 落在阳光里的人, 睁着出神的眼睛, 一动不动。

那是张茂清最后一次登台表演。此后, 他只坐在春亭的太师椅里观看弟子们演出。现在他连看戏也很少去了。偶尔, 本村班主请他去看排练, 恭敬地让他指点一二。兴致来时, 他会站起身, 走上戏台, 高声哼唱: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
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侯执掌帅印,
东西战南北剿博通古今。
.....

锣鼓声里, 龙井人张茂清消失了。戏台之上, 从容不迫的诸葛孔明正登上城楼, 观山赏景, 饮酒抚琴。



八仙岷古道

陈华(龙泉)

八仙岷古道, 是龙泉东乡至北乡的驿道, 因穿越八仙山而得名, 开辟于明朝初年, 距今已有 700 年历史。留下了世世代代锦安人勤奋的足迹。

古道上青山延绵, 群峰竞秀, 苍松修竹, 草木葱茏, 山花烂漫, 色香宜人, 好鸟相鸣, 婉转成韵, 珍稀动物, 时有出没, 全长 15 公里。从锦安吉村开基太祖良二公开始, 古道就是锦安人走出大山的主要通道。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锦安人才沿水口开通了小路。从此, 这条古道渐渐人迹稀少, 一晃 40 多年, 古道已经杂木丛生, 几乎被山上腐植泥土淹没。

从景观而言, 最为壮观的当属锦安至潘山头这 7.5 公里。从村庄的西隅开始, 经榲树岙至石枕岙, 古道随山势而上, 蜿蜒曲折, 越走越陡。站在海拔 1220 米的石枕岙岬门岩石上, 极目眺望, 隐隐约约地看到百里之遥的龙泉县城, 鸟瞰锦安, 炊烟袅袅, 老屋依稀。因而, 每当从外地回来, 走到石枕岙时, 就有到家的那种兴奋, 往往都是飞奔而下, 一口气冲到家门。然而, 每次外出过了石枕岙, 就有“西出阳关无故人”“日暮乡关何处是”的离乡不舍之情缠绕心头。

过了石枕岙, 经木马排至牛上步。处处皆景, 传说连连, 道路崎岖, 峰回路转, 树林荫翳, 横柯上蔽, 阳光从疏枝叶逢中照射下来, 如曙光初照, 梦幻无穷。时而山风吹拂, 林涛呼啸, 确有“望峰息心, 窥谷忘返”之感。若乎淫雨霏霏, 浓雾缭绕, 阴风阵阵, 四周混沌, 让人似乎觉得盘古尚未开天地之感。

想起古道, 年少时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天, 我和建华同学去供村初中上学, 家里出发时天就乌黑黑的, 所以, 我俩各自挑着的米和菜都用塑料纸包裹起来, 一路上风吹得塑料纸裂裂作响, 到了出水洞附近, 有两只大白鹭约有十来斤重, 连羽毛足有一米多长, 就在我俩面前 5 米远左右, 慢慢悠悠地沿路行走, 根本不把我俩当回事, 一直到我俩放下雨伞和担子, 蹲下捡石头时, 才走向路边树林, 在我俩的一阵飞石的相送下, 呼呼飞起, 就像两架飞机腾空而去, 至今记忆犹新。那年初冬, 我读高二, 龙泉一中组织高二两个班 120 多位师生“学军”, 进行野营拉练活动。经城北到道太, 路过八仙岷古道, 我自然成了向导。路上我就像一个老前辈似的给同学讲起一路的传说, 什么“龙井”直通云和赤石下洞天, 旱情严重时求雨很灵等, 同学们听得神乎其神, 不知疲倦, 忘路之远近, 不知不觉到了“牛上步”。我指着一块大石头上几个酷似牛脚印说: 相传八仙云游四海, 看到这座山挡住了村民的出路, 就下凡商议, 决定由吕洞宾施法移除。吕洞宾马上化作一老农牵牛背犁准备犁山时, 碰到一个自私的担布卖的小贩。吕洞宾说, 大哥, 这山这么陡, 你挑担行走也辛苦, 我把它犁掉, 小贩一笑, 你老糊涂了吧! 这山高千丈方百里,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犁。吕洞宾说, 我乃八仙之首吕洞宾也! 于是, 犁头着地, 山摇地动。小贩一想, 这山犁掉, 村民们出入方便, 没有人再买我的布了, 连忙叫喊, 使不得使不得, 这山峰入云、树木成林、景色秀丽, 不仅是飞禽走兽的家园, 更是周围百姓经济来源啊, 你若犁掉它, 不是断了百姓的生路吗? 我挑担半世了, 左一肩, 右一肩, 不怕山峰高上天, 不辛苦、不辛苦。经他这么一说, 吕洞宾想想也是。就赶着仙牛踩石上天而去, 石头上留下了几个牛脚印, 后人就把此处叫“牛上步”。八个神仙端坐商议的地方化作了八个小山丘, 就成了现在的八仙岷。

同学们听后, 引发了热烈争议, 有的同学就骂小贩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是他苦了周围的百姓; 也有的同学却说, 没有犁掉也是好事, 要不咱们就不能爬越古道了, 失去了一次历练的机会。

说得也是, 做任何事情都有利和弊的两面性, 只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已。不过, 任何时候, 当你有一定能力或者权力时, 应当坚定不移地把百姓的利益放到首位。